

惡耗遲傳四十年

青海勇士沈煥章毘明殉國記
● 蔣治平（前西寧遠日報總編輯）

從羅列的談話說起

民國四十年代初期，政府在台灣淡水沙崙設置一訓練機構，調訓情治單位領導幹部，為情治系統調整制度與政策作法，進行必要的教育工作。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蔣經國上將，親自主持，持續進行十年之久。總統蔣公中正亦嘗在重要集會時親臨講話。

一九五八年（民四十七）年八月間，國防部參謀本部副參謀總長羅列上將應邀蒞臨講課。某日，於上課前約半小時到達營區，乘車繞行營區一遍，參觀營區建設及沙崙海灘風光，由我陪同往返，車行中閒聊談到當年在大陸西南最後一個戰役的經過情形，他說：「我寫了一本『西昌戰役始末』，準備印行，想先寄請參閱校正。」後來

那本書稿並沒有出刊，羅列將軍就逝世了，羅列上將西昌戰役脫險的經過曾有王成聖教授寫「羅列上將傳奇」在「中外雜誌」及時代文摘刊布。但我因當年在西昌從事新聞工作，擔任寧遠日報總編輯，兼中央社駐西昌特派員。對西昌戰役經過，略有所知，羅列上將本意是要我為他寫書評

，可惜因為事冗未能達成願望。

西昌之役，起自民國卅八年十二月九日，劉文輝所部一三六師陣前叛變起，至三十九年三月廿六日國軍撤守，歷時三個月，國共雙方所使用的兵力，規模都不算大，但都盡力以赴，因為這一戰勝負的價值與影響，非比尋常；一方得以全部控制大陸，一方則退出大陸，四十三年來，海峽兩岸情勢之演化，可為說明。

羅列當年是以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代長官胡宗南的參謀長策劃作戰，而西昌基地經過數月整補，戰力確已增強，惟正規軍人數不多，尚須多方動員民間力量，運用漢夷團隊，協力以赴，始能完成戰鬥部署，保衛國民政府西昌大本營。

沈煥章木里建基地

沈煥章籍隸青海，早歲參加戴笠所領導的軍統局工作，從事情報策反電訊科技研發，具有專長，抗戰期間，在貴州地方行政單位擔任無線電台台長有年。因而與先後在黃平、桐梓任行政專員的謝貫一結識。抗戰勝利，軍委會辦公廳主任賀國光上將調西昌行轅主任，派謝貫一任行轅第

二處處長，主管政治、經濟事務，沈煥章隨同謝貫一前往西昌任副處長，協辦川康滇三省邊區經濟開發業務，曾多次有木里之行。與木里土司有深厚交情。

木里位於雅礱江以西，距鹽邊、鹽源不遠，實行土司制，民情風俗較接近藏族，早已成為獨立的行政區。以這裡為據點，往東南走，可經鹽源、鹽邊，取道會理、德昌，直達西昌。往西南走，可達雲南華坪、永仁，轉往昆明，兩路行程，徒步各需十數天。民國卅七年秋天，謝貫一離開西昌出任聯合救濟總署安徽分署署長，不久，轉來台灣任基隆市長。三十八年冬天沈煥章參與賀國光解決伍培英之役，聯絡策劃，備極辛勞。三九年春，沈煥章請准攜眷搭機來台參與謝貫一幕府，豈料臨行前夕與羅列一席長談，臨時取消來台計畫，改任胡宗南西南長官公署少將專員，派往木里，為強化西昌大本營戰鬥部署，進行聯絡與策反，計劃在木里建立游擊基地。作西昌大本營的前衛與後防根據地。

一九五〇年（民國卅九年）一月十二日，沈煥章在西昌小廟機場送走搭機赴台的妻兒後，即

赴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向胡宗南長官報到，並於二月中旬兼程趕往木里，照既定計劃進行聯絡佈署。

他在行前曾與筆者懇談，他說：「此次木里之行，極為艱險，大陸即將沉淪，天下大亂，我能否達成任務，毫無把握，但是為爭自由，實現民主，維護人權，維護中華文化傳統，赴湯蹈火，萬死不辭，希望我們彼此各自珍重。……」不幸

當時局勢已趨惡化，原已建立在木里的人際關係，或避不見面，或拒絕往來，迫不得已，沈煥章輾轉化裝潛往昆明，不意中途被共軍逮捕，囚禁於昆明郊外黃土坡監獄，於民國四十年四月一日慘遭槍決，終生飲恨滇池之濱。

陸鏗踐言報告死訊

中共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建立「中華人民

共和國」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，一九五〇年開始鎮壓反革命運動，香港新聞社特派員陸鏗，也在

雲南被捕，與沈煥章同被囚禁在黃土坡監獄，兩人編號不同，沈煥章是四〇九號、陸鏗是四〇六

中外文庫 六十年落花夢

喬家才著

定價新臺幣貳佰伍拾元

行李，引起陸鏗驚愕，因這是即將要遭處決的信號，後經陸鏗大聲質疑，呼叫：「我不應該遭處決啊！」結果獄卒查明這天預定行刑的是四〇九號沈煥章，而陸鏗因案未結，虛驚一場而已。

沈煥章於赴刑場前，託陸鏗給他太太帶信，說他在民國三十九年（一九五〇年）四月一日晨為國犧牲，不在人世了。語甚淒涼，陸鏗為之傷感。

陸鏗在大陸坐牢廿二年，於一九八〇年獲釋，由昆明到香港來台北，特將上情告訴蔣緯國將軍，請即設法轉告沈煥章的妻子，經過認真的尋找，沒有找到。十二年後，也就是民國八十二年（一九九三）二月，台灣「新新聞雜誌」報導「獄卒看錯編號，差點誤遭砍頭」的傳奇消息。可是住在基隆的沈煥章太太湯衍慧，於獲悉這一噩耗後幾天即病逝了，遺子沈光年已屆中年，因患嚴重的精神分裂症，無謀生能力，景況極為悽慘。

臨危授命拋妻別子

(二)

回憶四十年前，大陸河山變色，大難臨頭，一般人惟恐走避不及，多方設法逃亡，而沈煥章卻能臨危受命，拋妻別子，走向戰爭，走向艱危，終至以身殉難，誓言為國為民，萬死不辭，是

雨驟風狂木里行，拋妻別子亦心驚。
黃金何價國無價，歷史無情天有情。
難友踐言來報死，楚囚乏計以求生。
西南邊地雲天遠，義魄忠魂北斗橫。

由昆明到香港來台北，特將上情告訴蔣緯國將軍，請即設法轉告沈煥章的妻子，經過認真的尋找，沒有找到。十二年後，也就是民國八十二年（一九九三）二月，台灣「新新聞雜誌」報導「獄卒看錯編號，差點誤遭砍頭」的傳奇消息。可是住在基隆的沈煥章太太湯衍慧，於獲悉這一噩耗後幾天即病逝了，遺子沈光年已屆中年，因患嚴重的精神分裂症，無謀生能力，景況極為悽慘。

青海勇士，更是救國志士的風範，謹賦七言律詩二首，聊表雲天悼念之忱。

(一)

蹣跚獨行一國士，終生飲恨滇池邊。
壯懷疾走三千里，惡耗遲傳四十年。

海域今聞新訊息，神州猶憶舊風煙。
興亡乃係人間事，忍聽鶻啼泣血天。